
ICANN68 | 虚拟政策论坛 — GNSO — RrSG 成员会议
马来西亚时间 2020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 — 15:00 至 16:00

格雷姆·邦顿

(GRAEME BUNTON): 好了。现在已经 3 点零 1 分了。会议室里一共有 56 个人。我们还是开始吧。现在我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声音，看来大家都听得到我说话。

>>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格雷姆·邦顿: 我们开始吧。好的。

佐伊·波尼松

(ZOE BONYTHON): 你好，格雷姆 (Graeme)。如果可以的话，我来说几句开场白吧。

格雷姆·邦顿: 好啊，当然没问题。

佐伊·波尼松：

很显然，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网络研讨会平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我，我叫佐伊 (Zoe)。今天我将负责主持聊天室和问答窗格，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成员会议是不会有这个的。但现在是特殊时期，在 ICANN68 期间，我们都会使用这个。

希望你们现在已经熟悉这种形式了。与常规的聊天室不同，我们有这个独立的问答窗格。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和意见需要向大家念出来，一定要把它们发到问答窗格里，好吗？

然后会有 — 因为我们有这个 — 因为这是网络研讨会平台，不是常规的会议室，大家不能像平常一样，直接取消静音就可以发言了。

请注意，我们的聊天会话全都会被存档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 ICANN 所有预期行为标准。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实时语音转文字记录，其实这在我们第一次举行会议时就有。如果大家想要查看转录内容，可以点击 Zoom 工具栏里的“关闭字幕”按钮。然后，你们就能看到实时语音转文字记录了，当然是英语的。这不是口译，只是转录。

好吧，希望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格雷姆。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佐伊。

大家早上好。希望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在 ICANN68 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收获了愉快的体验。今天的会议室里人很多，这很好。我这里现在是凌晨 3 点，这可以说是主持会议最糟糕的时候。今天的多伦多天气颇为炎热，恰好我的空调又坏了，现在我办公室里的温度是 28.2 摄氏度。所以我拿了一个像袋子一样的奇怪的东西，在冰箱里冻了之后披在身上，好让自己凉快点。我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的，这会很有趣。

我们的议程有些变动，因为之前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议程事项，所以这次会议可能会变得轻松一些。不管怎样，我们来看看可以如何完成这些议程事项吧。

提醒一下，以防今天的参会人员里面有新成员，这是我们的成员会议。我们的成员会议安排通常是，一是每两周召开一次，二是在 ICANN 公共会议期间召开成员会议。例行会议的时间较长，而政策会议的时间较短，本次会议就属于政策会议，它们通常只持续一到两个小时，具体取决于我们的日程安排。在成员会议上，我们往往会做一些最新情况报告。

所有成员会议的目的都是向成员报告最新情况，同时获取成员的反馈。听取你们的反馈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自己能充分代表利益相关方团体，因此我们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这样做。这在 ICANN 会议期间尤为重要。

这就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我们会尽力让这场会议成为一个友好的空间，希望大家能积极在聊天室里发言，举手发言，或者提问。来自成员的反馈对确保我们圆满结束会议至关重要。

说到这里，今天我们议程上的第一个事项是介绍新任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告别卸任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事项挪到会议的最后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一来就做这个，那也太奇怪了。

或许我们可以直奔主题，先来看看 GNSO 理事会面临的争议性问题，然后讨论 DNS 滥用。看看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情况，然后再来谈什么新任的、卸任的、新的、老的。

欢迎跃然 (Goran)。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希望你会觉得这场会议很有趣，引人入胜。好了。

我没看到有人举手，也没看到有人提问。这跟我平常使用的形式稍微有点不同。所以如果我漏掉了什么东西，佐伊，或者其他，麻烦你们在聊天室里提醒我或者喊我一下，我们再想办法。

好的。说了这么多，下面我们开始 — 噢，贝基·伯尔 (Becky Burr) 也来了。对于凌晨 3 点的成员电话会议，这样的出席率也太高了。很好。欢迎大家。

好了。我们来看 GNSO 理事会面临的争议性问题，负责报告的是 GNSO 理事会的代表。

是素卿 (Pam)、米凯莱 (Michele) 还是格雷格 (Greg)? 你们谁来报告?

卢素卿 (PAM LITTLE): 你好，格雷姆。我是卢素卿。就让我来开这个头吧。

格雷姆·邦顿: 素卿也是一样，大家知道，对于我们所有的成员会议，素卿总是处在最糟糕的时区。现在，我终于能完整地体验到素卿的经历了。这让我很感激你经常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素卿。谢谢你。

请继续。

卢素卿：

再次感谢，格雷姆。大家好。非常非常抱歉，让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凌晨 2 点，1 点，或者像格雷姆一样，在凌晨 3 点就起来开会。如格雷姆所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但是，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看到你们不得不早起，开个玩笑哈。

好了，今天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理事会目前正在处理的问题。我没有使用或者选择“争议性”这个词，我想这应该是佐伊的手笔吧，也许佐伊觉得这些问题具有争议性，也许它们确实具有争议性，但我觉得，这些理事会目前正在着手或正在处理的问题，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我看来，它们主要与 EPDP 有关，或许你们会同意或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 EPDP，目前我们正在着手第 1 阶段实施工作，但 EPDP 第 1 阶段实施团队内部在建议 7 上存在一些分歧。

我们的一些成员可能知道，建议 7 是关于是否要求注册服务机构向注册管理机构发送详尽 WHOIS，也就是发送注册人联系人信息。显然，对于联系人信息的提供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团队内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看完建议 7 的内容后，也有一点困惑，完全不清楚这项建议的意图是什么。

于是，董事会致函理事会，然后理事会回复董事会。理事会认为，最好还是遵循现有的 GNSO 政策和程序。这可以归结为，最好还是遵循我们既有的所谓的实施审核小组 (IRT) 原则和准则，这些原则和准则规定了 IRT 所扮演的角色，说明了在对政策建议的意图存在分歧或不清楚、不确定时，应该怎么办，该遵循什么程序。

目前他们正在遵循这项程序。我觉得，GNSO 理事会的联络人塞巴斯蒂安·杜克 (Sebastien Ducos) 此刻就是我们的英雄，他的任务是尽力解决这个问题，看看他们能不能在 IRT 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会被呈给理事会。然后，理事会将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这个特定的问题或议题。另外一个与 EPDP 相关的议题是第 2 阶段。大家知道，EPDP 第 2 阶段团队的工作目前正处于最后阶段，即将完成任务，提交关于 SSAD 的最终报告。

但现在出现了一些议题，即所谓的 2 级优先事项，比如法人与自然人，比如准确性。另外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代理和隐私问题。对于这些所谓的 2 级优先事项，一些社群团体认为，理事会必须清楚阐述他们要做什么，阐述他们会在什么时候解决这些事项以及如何解决。

这些议题对理事会来说并不容易。当然，大家知道，对 EPDP 团队来说它们也不是容易解决的议题。虽然经常有关于这些议题的讨论，但终究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它们现在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涉及到理事会时，在理事会层级，大家对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它们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它们的争议性显而易见，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很棘手。我们可以说是为 ICANN 历史上与 EPDP 打交道开了先河，同时，作为一个理事会，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和多样化，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和理事会代表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观点。

这就是我的想法。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星期内，理事会编写了一封草拟信函来回应 SAC111。该文件是 SSAC 发布的一份报告，其中就 EPDP 第 2 阶段的初步报告草案提出了一些评议意见，还就 EPDP 流程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者说是批评。理事会觉得有必要澄清 GNSO 流程中的一些东西，作为对 SSAC 的回应。

目前，这封草拟信函正在传阅中，建议我们的成员、政策副主席或执行委员会都去看一看。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一定要告诉理事会代表，包括告诉我。

然后理事会还收到了一封来自 GAC 的信函。我想应该是昨天吧。在信函中，GAC 再次提到，对于理事会将如何处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 2 级优先事项，他们希望得到理事会的保证。

所以这真的是，我认为理事会目前面临的最紧迫、最具挑战性的议题。显然，像往常一样，我们会寻求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和指示，而执行委员会也会寻求成员的反馈。所以我认为这是与大家分享这些情况的好时机。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看看格雷格或米凯莱有没有要补充的。谢谢你，格雷姆。

格雷姆·邦顿：

谢谢素卿。

我看到米凯莱举手了。

米凯莱·内伦

(MICHELE NEYLON)：

好的，谢谢。大家早上好。我是米凯莱。

我觉得另一个 —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只关注 EPDP，在我看来，注册服务机构的同事可能还对其他议题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转移。这是下一次 GNSO 理事会会议，我记得应该就在本周三，要讨论的另一个议题。

到时候，我们会对是否要求就转移政策起草初步报告进行投票。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围绕 EPDP 的持续讨论与处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 — 抱歉，更正一下，素卿，是明天。不好意思。我知道有些人一直在问，EPDP 是否会优先于转移，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很显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EPDP 第 2 阶段，也就是说这项工作即将结束，但是正如素卿指出的，在 EPDP 方面仍然存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 —。这确实涉及到优先性的问题，看看哪个事项一直以来是并且将继续成为理事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格雷姆·邦顿：

谢谢米凯莱。

好吧，我们先来看看素卿提到的 EPDP 的问题。老天，缩略语真的是太多了。我想知道有多少新成员参加我们这次电话会

议。如果你们对缩略语不熟悉，跟不上的话，可以举手或者在聊天室里提出来。

素卿，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看过 IRT 发布的那份文件，也就是我们编写的那份文件？在编写文件时，注册管理机构给予了一些帮助，但争议性问题的内容部分基本上是注册服务机构的手笔，到现在为止，这份文件已经发布了大概一两个星期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变化。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不确定的。这是我们在 EPDP 期间收到的法律意见。这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立场。这就是原因。或者说，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当前所处的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

我认为，我们应该与更广泛的社群分享这个，至少就目前而言，我没有看到任何不这么做的理由。因为在我看来，我认为这已经很清楚，我们在很多这些事情上并不是空想家。我们可以很务实，但现在有一些相对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某种妥协。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已经看过那份文件，如果看过，你们认为它是否有帮助，是否会对你们的 GNSO 同事也有帮助。

卢素卿：

谢谢格雷姆。又是我，卢素卿。是的，我已经看过那份文件，我觉得它非常有帮助，并且我知道，它是由注册服务机构利益

相关方团体在 EPDP 团队中的代表编写的。然而，对我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群似乎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签约方阵营，另一个就是剩下的各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签约方阵营的立场非常清楚。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理事会，我们也 — 我们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这样的分歧。也就是说，我们也 — 无论你们在 EPDP 团队中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都正在理事会层级同样地上演。换言之，理事会内部无法达成统一的声音或立场。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这些问题具有挑战性，因为在过去，我亲眼见证了理事会遇到过很多存在很大分歧的问题，很多吸引了不同观点和意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理事会层级，就如何处理这些所谓的剩余问题或 2 级优先问题达成共识。这就是挑战。

格雷姆·邦顿：

谢谢素卿。

好的。我有点好奇，你们有没有 — 因为对我来说，在看了那份文件之后，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妥协。人们希望我们妥协，但感觉这是 — 对待其中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相当强硬的态度，这并不是说我们想蓄意阻挠，只是感觉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詹姆斯 (James) 在聊天室里说, NCSG 在某些问题上跟我们是
一致的, 但不是百分之百的。那么, 签约方机构加上 NCSG 足
以让理事会通过这件事吗?

抱歉, 我同意詹姆斯在聊天室里说的 — 也许我们可以借此机
会听听 EPDP 团队的一些成员会怎么说。你说得对, 不应该由
我们来妥协。

那么, 对素卿和各位 GNSO 理事会成员来说, 现在的决策点是
什么? 你们是否清楚这个过程要如何进行下去?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必须进行投票, 表示赞同或不赞同?

卢素卿:

你好, 格雷姆。又是我, 素卿。我希望, 我们不要走上投票的
道路, 而是可以在理事会内部以某种方式达成某种共识。

我同意和承认詹姆斯所说的。在某些问题上, NCSG 似乎跟
我们是一致的, 但我担心的是, 他们也 — 各个 AC, 比如
ALAC、GAC、SSAC, 他们的立场似乎也非常一致。我们现在
说的是整个 ICANN 社群, 而不仅仅是 GNSO 社群。我想, 这应
该是我们要面临的另一个层次的挑战。

我们不会 — 就目前而言, 我们没有计划要对这些议题进行投
票, 但 — 所以它们都还处于讨论阶段。但由于大家对这些议

题的分歧是如此之大，它们是如此具有争议性，如此棘手，我们至今未达成统一的立场。不过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之后，大家对理事会打算如何处理这些议题可能会更加清楚。要处理它们并非易事，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就讲到这里，看看米凯莱或格雷格有没有要补充的，或者，詹姆斯或我们的 EPDP 代表可能有一些东西要补充。

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素卿。

我看到格雷格举手了，然后是米凯莱。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

大家好，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我认为，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有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妥协的，比如在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提供给法人公司的信息一定不是个人数据。就像这些法律问题，它们真的，真的 — 我甚至不想使用妥协这个词，因为在看法律意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不过后面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比如隐私/代理问题。我们可以弄清楚接下来要怎么做。甚至是准确性问题。我知道，团队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制定更准确或全面的政策，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考虑组建一个小组来评估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生而平等的，我同意素卿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会更加明确，可以在哪里找到前进的道路，解决这些所谓的 2 级优先问题。

格雷姆·邦顿：

好吧。好的。谢谢格雷格。如果每个人都能去看一下我们编写的那份文件，可能会对现在的情况有所帮助。

那么 —

我看到贝基 (Becky) 提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 我可以实质性地回答一下，因为我不在 PDP 或 IRT 团队里。

佐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份文件的最新版本，不过，我们会看看能不能尽快把最新版本发给各位成员，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我猜贝基和跃然也会觉得它很有意思的。

米凯莱，然后是詹姆斯。

米凯莱·内伦：

谢谢格雷姆。又是我，米凯莱。

我想，我倾向于同意素卿和格雷格说的很多东西。比如说——目前，没有人要求我们理事会对任何事情进行投票。我们正在对 EPDP 进行“讨论”。所以目前的大概情况就是，EPDP 方面的工作落后于计划。它必须延时。其实延时本身并不是问题，它只是为了圆满完成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拿着这些“悬而未决”的 2 级优先问题作为攻击我们的借口，他们觉得，如果这些问题现在不解决，在他们看来，EPDP 就是失败的，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实事求是地讲，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确定这将会如何发展。我不认为这会直接进入到投票阶段，相反，我认为理事会会对此展开大量热烈的讨论。

格雷姆·邦顿：

对。谢谢米凯莱。

詹姆斯。

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嘿，格雷姆。谢谢。我是詹姆斯。格雷格和米凯莱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所以我在研究 EDPD 同事的方向。

其中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元的，我觉得，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折衷方案有点不真诚。大家知道，有些事情不是非此即彼的命题，相关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错了，风险会落在签约方身上。在法人和自然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如果我晚饭想吃披萨，而你想吃土，那么可接受的折衷方案绝对不是把土倒在披萨上，对我们而言，现在大家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就像是让我们接受这样的折衷方案一样。

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我看到贝基提到，我们可能是在各说各话。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现在的一部分顾虑是，特别是在法人和自然人问题上，大家知道，撇开一些隐私顾虑不谈，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创建不同类别的注册域名持有者，这在 ICANN，在 gTLD 领域都是一个新概念，而且可能需要对超过一亿的现有注册进行追溯，其中一些注册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要做出这么大的改变，可能需要有相应大的好处才行。但现在我们完

全看不到这种好处，更不用说，还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要如何有效、准确地实现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顾虑，我们并不是要深入研究这个，我只是 — 我不知道，再过一个月或一年，我们是否会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

抱歉，在深夜的这个时候让大家听到我这么愤世嫉俗。

格雷姆·邦顿：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是一 —

我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并且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解决这些最后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了。不管怎样说，现在已经这样了。当然，我不认为是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些争议性问题时没有尽可能地周密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对这整个过程感觉很好。

那是一 — 不，那是福尔克尔 (Volker) 的手。请讲，福尔克尔。

福尔克尔·格莱曼

(VOLKER GREIMANN)：

好的，谢谢。我认为，法人与自然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多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当然记得 — 在

WHOIS 审核小组的工作中，我们不得不讨论它。但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做出妥协。即使我们说以后会对所有的新注册都这样做，这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经验表明，客户正在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使用组织字段。

我们还意识到，我们同意在某些情况下采用的不溯及既往方案（比如验证邮箱地址），迟早都会被列入现在已经足够长的要求列表。而且现在，我们还必须把旧域名纳入进来，这也是我们所不想的。

我认为，现在我们唯一能达成的妥协是，允许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自行承担差异化的风险，按照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注册服务机构称，他们确信他们的所有数据都完美地归入了法人和自然人类别，并且希望做出那个决定，他们将有权这样做。但我们不想强迫所有人都这样做，因为很显然，这是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觉得 — 很多注册服务机构都觉得，这种差异化会让他们在法律上面临风险。

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福尔克尔。

好的。确实很有趣，聊天室里的一些意见。我们当然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如果我们能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太了不起了，可以称得上是 ICANN 历史上最伟大的突破。

[笑声]

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 大家好。我是阿什利 (Ashley)。我这里好像没有举手的功能，所以才突然插进来，抱歉。

我只是想快速地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去讨论其他方案吗？还是说现阶段我们已经到了决策点？我想知道，把时间花在哪里最合适？对于理事会要如何呈现问题，或者如何在 EPDP 中实质性地解决问题，我们要如何做？如果这有意义的话。

格雷姆·邦顿：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看看理事会或 EPDP 团队有没有人能回答吧。

塞巴斯蒂安·杜克说还有时间。

阿什利·海内曼： 有没有人向更广泛的 EPDP 团队成员提到过刚才福尔克尔所说的，即，允许签约方来做这件事，当然前提是他们选择或愿意这么做的话？它甚至可以被看作 — 这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过头了 — 但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试验式方法？我的意思是，靠一种类似于承诺的东西？

格雷姆·邦顿： 那我会感到很惊讶 — 我是格雷姆。我不太擅长在发言的时候介绍自己。提醒一下大家要这样做。

詹姆斯，请讲。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格雷姆。我是詹姆斯。我想福尔克尔在我前面举手了，如果他想的话，就让他先说吧。

格雷姆·邦顿： 我想那应该是他之前举的手。你先说吧，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 —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只是想回应一下阿什利，我们当然可以向他们提出。我认为，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之一，但这么多年到现在，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了。

我认为现在主要的顾虑是，我们听说，合同一方的任何程度的自由裁量选择或判断对另一方来说都是问题。我觉得他们所寻求的是 — 如果我能代表他们的话，他们正在寻求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以及这些条款和标准的最终可强制执行性。我们当然可以向他们提出福尔克尔所说的，把选择权留给签约方。

事实上，签约方现在就有这个选择权。可以说，根据人们在注册域名时回答我们的提问来看，我们有 27 种不同风格的注册人。所以说他们有这个选择权。

我认为，在政策中纳入这点或许不失为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只是对大家能接受它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预计另一方会有一些担心，比如你要如何执行它？如果某个注册服务机构过度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你要怎么做？

格雷姆·邦顿：

谢谢詹姆斯。

福尔克尔。

福尔克尔·格莱曼： 好的。詹姆斯说得比我好。但基本上，另一方肯定会认为我们提供的是不够的。他们想要强制执行。他们想要确保一致。他们想要这种“强制性”，并且在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不会放弃。

我敢打赌，明年当围绕这个议题启动下一个 PDP 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同样的讨论。

不用客气。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不管怎么说，围绕准确性启动 PDP，编制问题报告，走完整个流程，这个我可以接受。我想这又回到了格雷格的观点，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生而平等的。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 — 如果要我来总结，以便我们能继续把这场会议向前推进，我想说的是，老天，还有一些争议性问题需要解决。不过，它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相信其中一些很快就会到达关键时刻。

我想我们能够分享一下我之前提到的那份文件，它里面阐述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我们目前所出的阶段及相关原因。希望它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再次感谢所有为此付出努力的人。我听到詹姆斯有一些沮丧。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花了太长时间，它确实相当棘手。所以，谢谢你们。

米凯莱刚才提到了转移。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应该会令人很兴奋，感觉它比较轻松，比较偏运营方面的，希望没有那么大的争议。我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其中艰难的部分，确定了工作的范围，以及如何组织工作。我想应该会涉及到多个 PDP。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IRTP ABCD，我想我们已经到 D 了，我们会再做一次类似的事情。

实际上，做一些类似于政策工作但有约束和重点的工作对我来说还不错。转移的问题本来早就应该解决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回到这个问题上。

好的。关于 GNSO 或 EPDP，大家还有没有其他要在这里讨论的？还有人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说的吗？很好。好的。

DNS 滥用。这是一个笼统的议题，因为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它显然是这届 ICANN 会议的主题之一。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有七场会议都涉及到新冠病毒和 DNS 滥用，但最后发现，很多实际上都与新冠病毒无关，或者与 DNS 滥用无关。

我想说的是，我对我们目前的进展很满意，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有其他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我认为，注册服务机构对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响应很及时。可能是在这场会议之后，GAC 可能会讨论一下 DNS 滥用。但在昨天的 GAC 会议上 — 不管在你们的时区那是什么时候，我都要说“昨天” — 来自 FBI 的加布 (Gabe) 给 GAC 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示报告，说明了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总的来说是非常积极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做得很好。

但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些，我们的 DNS 滥用团队还在着手一些其他议题。关于新冠病毒，还有还要编写和发布另一份声明。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都怪这个时间，毕竟现在才凌晨 3 点 40 分。

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再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在那里做得很不错。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噢，也许我知道是什么了。在与 ALAC 的一场专题讨论会上，他们谈到了阈值。他们想要能够界定 DNS 滥用的阈值，以便合规团队采取行动。

我认为那场讨论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不管怎样，我都会试着参与其中。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 — 我看到好几个同事举手了。稍后我会邀请你们发言的，现在我想说的是，在此之前，对于究竟什么是 DNS 滥用，我们没有一个达成合理共识的定义。但现在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定义了，是从框架中得出来的，相当明确，就是指恶意软件、僵尸网络、网络钓鱼以及为其他三个目的服务的垃圾邮件。定义很严格，我觉得很好。

好的。现在我们有定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一些优质数据。实际上，根据我的经验，这方面的公开数据并不多。我做了很多研究，四处寻找相关的报告，但能找到的不多。荷兰有一份报告我认为很不错，可能是几年前发表的了，但其他的就不多了。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定义，来收集一些数据。然后我们再弄清楚那些坏人都在做些什么，他们的属性是什么，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来对付他们。

我想，这类工具很可能是对合同进行修订。目前我们的合同里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规定。或许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的属性，发现更多的东西或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但我认为，这场对话终将结束在宏观层面。对于那些想解决这个问题社群成员，我想说的是，GDPR 是为了禁止人们访问

他们想要访问的数据，而现在提出的 DNS 滥用，也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它是另一个试图获取数据或以某种方式约束注册服务机构的机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对明确的界限。

我不认为这场对话会就此结束。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的运作方式，就像注册服务机构一样，当然也不一定非得要这样做，因为我想大多数参加这场电话会议的人都做得很好。

我们在 DNS 滥用次级小组中谈到的一件事是，必须确保我们在合同上做了很好的深入研究，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要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注册服务机构在应对 DNS 滥用时选择串通一气或不闻不问的问题，思考有没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鼓励 ICANN 使用但又不涉及合同修订的机制，因为对我们来说，修订合同通常是一个噩梦。它既耗时，成本又高。而且这样做很危险。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能想出不需要修订合同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生活会简单得多。

我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我会把时间交给格雷格，我看到他举手了。格雷格，有请。

格雷戈里·蒂比雅思： 大家好。我是格雷格。我要说的很短，首先我想说，谢谢格雷姆和其他很多人走在前面，带头对有关新冠病毒的投诉做出回

应。我真的觉得我们能从这样的做法以及从 FBI 的回应中获得好处。只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然后第二点是，关于那些恶意的注册服务机构，我想说几句。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从 ICANN 合规团队那里得到过明确的答案。就好像，他们的回答永远是，“这个房间里都是好人，坏人都在别的地方。”但合规团队并没有工具可以用来打倒坏人。

合规团队，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就好像是，换句话说，你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你们说，我们会这么做，但是我们没有 X，那么“X”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要问谁，向谁寻求指导，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想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想要介入其中。

但我觉得，ICANN 自己都不清楚这个工具到底是什么，这个他们可以放入合同中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因为就像你说的，阈值是很模糊的。它们很可能不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欢迎其他人踊跃发言。

格雷姆·邦顿：

谢谢格雷格。说得好。大家知道，我们不会把时间花在研究如何规避合同和在做错事情后如何逃避惩罚上。我们不会尝试去做会受那些工具影响的事情上，所以对于那些工具可能是什么，我不认为我们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我已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和杰米 (Jamie) 说过好几次了，我说，“嘿，我们根本不知道滥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过，你们不妨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样应该会有所帮助，然后我们可以谈一谈。”然后他的回应是，这不能来自于合规团队。这需要来自于社群。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就像一个死循环：好吧，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那用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说，我们不能告诉你，这需要由社群提出来，然而社群并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或者说他们没有从事过那种行为。

我不知道这个循环可以如何解开。也许这又回到了我在上面说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定义。现在我们就来收集一些数据吧，看看那些坏人在做些什么。这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点参考和指导，我能说的就这些了。但是我们已经尝试过，尽可能清楚、明确地尝试过。

阿什利。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格雷姆。我是 GoDaddy 的阿什利。

没错，我想我们已经做好了继续这场对话的准备。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上周参加了签约方机构的网络研讨会。我认为，那场会议为引导对话更多地朝着以数据和事实驱动的对话方向发展设定了很高的标准，而我们目前似乎迫切需要这种对话，至少从我观察到的其他一些会议来看是这样的。

另外，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与 ICANN 展开对话，我说的是 ICANN 工作人员。我认为现在正是时候，我希望我们能继续这种引导对话的方式，而不是一直让自己处于防守状态。我希望我们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羞于谈论这些事情。

不管怎样，也不管它的代价如何。

格雷姆·邦顿： 谢谢阿什利。我是格雷姆。关于 DNS 滥用次级小组，我想插一句。如果大家还没有参与过这个小组的工作，我们会每两周开一次会。我们展开了一些非常好的讨论，试图找出对我们自己，对内部注册服务机构来说最好的做法，明确那些对外部利益相关方有用的文件，弄清楚如何解决注册人和合规方面的问题。真的很好，我很享受。即使我不再担任主席，我也会继续带领大家讨论。所以，大家来吧。这是我能抓住的最后一点权力。

詹姆斯。

詹姆斯·布雷德尔： 掌握权力的男人。谢谢格雷姆。我是詹姆斯。

刚才我在想，与杰米的任何对话应该从 RAA 的第 5.5.2 条开始。我觉得那才是他们想要追查的 — 过去常常追查的，大家知道，一些从事 — 一些参与发送垃圾邮件和其他非法活动的人。关于这方面，欧文 (Owen) 记得的可能比我还要少。但是我们 — 我几乎要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留给社群来处理。我们应该帮他们把各种相关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我担心如果我们把这个留给社群，我们将会得到很多 — 说好听点，到时会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应该纳入合同。

我只是想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作出一般性的回应。首先，DNS 滥用团队做的所有工作在昨天和 11 号的网络研讨会上真正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ICANN、OCTO 甚至一些执法部门人员都提供了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我的意思是，虽然峰值有几个星期的变化，无论是发生在 3 月底还是 4 月初，但我认为，所有各方得出的模式是非常一致的。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

昨天有两件事让我很沮丧，让本来美好的一天被破坏，那就是 ALAC 的发言，他们称以术语“COVID”（冠状病毒）、

“corona”（冠状）或“virus”（病毒）注册的域名遭到滥用的可能性要高出 50%。怎么能在所有这些团队都聚在一起进行深思熟虑和全面的数据分析时，突然有个人从某个地方抛出一个数字，称遭到滥用的可能性要高出 50%？而且大家知道，这还被认为是促进了有关政策制定的对话。这让我感到特别沮丧。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智力担当忘记了问题的主题。

然后第二件事是，我认为我们确实看到 — 尽管我们为确立令人信服的 DNS 滥用定义付出了很多，但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在很努力地扩展这一定义，力求将互联网上所有与域名系统有点关联的恶意行为都包含进来，归到域名滥用这一类别里，希望把这些问题带到 ICANN，把它们变成需要解决的注册管理机构问题和注册服务机构问题。我认为这是 — 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提防的事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很多坏事都不属于 ICANN 的职责范围，如果我们还对在这些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抱有任何希望，就必须远离这些事情。

但除此之外，我还想要感谢 DNS 滥用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以及昨天代表我们的格雷姆。

格雷姆·邦顿：

对于你刚才说的关于 ALAC 的事，那张幻灯片来自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我不认为我们 — 这些都是公开记录。我

记得，托拜厄斯 (Tobias) 已经找到了数据的出处。这个数据来自一家安全公司，基于他们对五天内（我想大概是在 2 月中下旬的时候）注册的域名的分析。也就是说，是疫情非常早期的数据。总之，糟糕的数据，糟糕的统计，利用数字撒谎。我想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遭到滥用的可能性要高出 50%，比谁高出 50%？正常滥用吗？

格雷姆·邦顿： 另外，如果原来是 0.001，现在是 0.0015，这对大家来说有实质性的区别吗？所以，我同意你的说法，确实让人非常沮丧。

詹姆斯·布雷德尔： 真的，对我来说，它破坏了其他所有提供数据的团队所做的出色工作。

好了。

格雷姆·邦顿： 好的。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吧，因为我想我们只剩下 7 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场会议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好吧。好的。谢谢大家在 DNS 滥用问题上的发言。请继续关注。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更多的进展。

好了。下面是介绍新任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告别卸任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我们的选举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加入了我们的电子邮件清单，就会发现，我已经向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发送了通知，让他开始新任技术运营主席的选举，当前只有约坦 (Jothan) 一人在竞选，；还有我们的预算。我想后面你们应该会在自己的收件箱里看到这个信息。不要忘了投票哦。这很重要。

祝贺埃里克 (Eric) 和阿什利分别当选我们的新任秘书和新任主席。欢迎你们加入。真的是太令人兴奋了。

关于交接日期，我们的章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我想应该是在 ICANN 会议结束的时候吧。到时候我会把接力棒传给阿什利。

未来，这个我要非常清楚地说一下，我们的交接工作需要从年中的会议开始，一直持续到秋季年度大会，这从当时一年三届 ICANN 会议全都一样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了。我想，这应该能为现任执行委员会或即将接任的执行委员会带来额外五个月的

任期时间。所以，在未来的两到四年里，当他们获得额外的四到五个月任期时，大家不要感到惊讶。这只是为了让交接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

祝贺你们。很高兴能有你们的加入。也谢谢各位在自己任期中的付出。尽管根据时间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只有我一个人会卸任。负责技术运营的托拜厄斯会去提名委员会就职。当前就职于提名委员会的卡洛琳 (Carolyn) 虽然也会卸任，但那是 11 月份的事情了。米凯莱会从理事会卸任。再次感谢你，米凯莱，谢谢你的所有付出。不过那也是 11 月份的事情。之前担任秘书的克里斯蒂安会调到 GNSO 理事会，谢谢你，克里斯蒂安，祝贺你上任。很高兴你能担任这个角色。

我的意思是，跃然，我们还是会争论的。不要担心，我哪儿也不会去。

虽然还想再说几句，但或许，我应该先让阿什利说几句，因为我看到她举手了。

阿什利·海内曼：

你的话太多了，格雷姆。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说说你。我们来谈谈格雷姆吧。

首先，我想说，谢谢你们大家。我非常期待与你们一起工作，向你们学习。我今天收到了来自格雷姆的邮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但 RSG — 抱歉，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我想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传统来继承王冠。谢谢。这看上去好滑稽。（笑声）我不会在会议上带着它的。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我没有这个荣幸与你共事那么长时间，我想请其他一些人，让他们对你说几句好听的话，首先是我优秀的老板詹姆斯 (James)。

詹姆斯·布雷德尔：

噢，我讨厌那个词。

格雷姆，谢谢你。大家可能不知道，格雷姆非常喜欢骑自行车。几年前，我曾有幸与他一起骑自行车穿越了一个小国家，关于格雷姆，有一件事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他从来不会放弃，无论是爬山，还是在我们无法调整任期时，再担任一年的主席。尽管，按理说，他确实应该休息一下。

虽然大家都知道，你取得了许多成就，在各个不同群里代表我们，建立了不同的内部结构来组织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工作，但我认为，格雷姆会第一个承认，他最大的成就是把佐伊带了进来。那可以说是一揽子交易。幸运的是，值此格雷姆卸任之际，佐伊还会继续留在这里。谢谢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卸任主席后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终于能够上来喘口气了。那种感觉很美妙，我希望所有这些美妙的感觉都 — 大家知道，那种自由和氧气也都伴随你而来。

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我希望我们能在不久后的将来再次举杯畅饮。

谢谢你，格雷姆。

阿什利·海内曼：

耶！好的。鉴于时间不多了，下面我会把时间交给米凯莱，但我鼓励大家每个人都在聊天室里写下所有美好的话语。

米凯莱。来吧。

米凯莱·内伦：

谢谢。格雷姆，过去几年来你就是注册服务机构的王。当我把接力棒交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会照顾整个团队的人，事实证明你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们很期待。我希望你能享受你的退休生活，享受你应得的休息时间，能够好好睡上一觉，改变一下自己，而不用担心在睡觉的时候邮箱爆满。另外，不要生疏了，因为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亲自敬你一杯。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太好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应该还剩一点时间给我。

在我看来，过去的四年对 ICANN 来说真的是疯狂的四年。IANA 移交、GDPR、临时规范等等。Tucows 在德国被 ICANN 起诉。我们编写了新的章程。我们在利益相关方团体技术运营团队下面组建了政策 RA 审核小组。我们完全改变了处理合规问题的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新的 DNS 滥用团队。所有这些都为人们参与其中和成为领导提供了新的机会，我对我们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如果没有利益相关方团体内每个人的努力，我们不可能做到。在过去几年里，大家都很支持我，能够带领大家真的是我的荣幸。

我还要特别感谢过去四年在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 GNSO 任职的每一个人。作为一名主席，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可能你们之前也听我说起过，那就是确保你有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团队，以及执行委员会总是充当利益相关方团体其他部分的代理。所有这些都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是克里斯蒂安、贝尼 (Benny)、卡洛琳、托拜厄斯、素卿、格雷格、欧文、西奥 (Theo)、达茜 (Darcy)、珍妮弗 (Jen)、萨拉 (Sarah)、本·安德森 (Ben Anderson)。非常感谢米凯莱，他给了我一个非常优秀的利益相关方团体。还有詹姆斯，有趣的是，他总是有时间和

智慧可以分享。我完全同意，没有佐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佐伊，非常感谢你。是你成就了我。你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基础，那就是利益相关方团体，同时你用你的魅力和耐心来运营它。对此我非常感激。

祝贺你，阿什利。我会在不久的将来，正式把接力棒传给你。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到来。感谢大家在过去四年给予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

我想应该到时间了吧。

我爱死那个王冠了，很高兴今天能看到你戴上它。太棒了。

阿什利·海内曼：

真的是在吃完晚饭后收到的。我当时就想，哇，这个时间不是很完美吗？

格雷姆·邦顿:

很好。好的。我想，我们下周还会有一场利益相关方团体会议。所以很快，我们就可以再次交谈了。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愿你们在今天晚上、上午或下午，无论什么时候，愿你们在剩下的时间里好好休息一下。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